

# 章太炎與烏目山僧

章君毅

## 和黃宗仰訂交之始

章太炎是國學大師，也是革命鉅子。他原名炳麟，一名絳，字枚叔，號太炎。浙江餘杭人，誕生於遜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病逝抗戰爆發前夕，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九。彌留之際，環侍榻前的章氏親友都說：他們曾經親眼目擊一團祥光自章太炎的頭頂出現，逕向窗外飛去。衆口一詞，言之鑿鑿，彷彿果真有此靈異，時至今日還是一宗疑案。

但却另有一樁經由章太炎之口，親自語人，並且還有章太炎親筆函件備述經過的異聞，格外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那便是章太炎自稱他曾在民國三年，被袁世凱幽禁於北平龍泉寺的那一段時期，攝理過閻羅王，夜夜做夢，赴陰曹地府聽訟。

陰司聽訟的傳說，古已有之，裨官野史，評話說部，寫這一類的異聞多到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包公案裏頭的包龍圖（拯），據說便是白晝斷案，入夜後赴閻羅殿聽鬼訟的，因此當年京師還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俗諺。但由於近代科學昌明，民智日開，像這種神奇怪誕的傳說便越來越少，甚至說出來不值聽者一笑。然而章太炎陰司聽訟却是經由他自己所透露，所一談再談，甚至形諸筆墨，細述原由經過，告訴他的多年好友，大名鼎鼎的革命先進烏目山僧黃宗仰。以章太炎、黃宗仰二氏的同爲一代大師，望重東南。章太炎這一遍遍的自述，當然更是不同凡響，非比尋常。

提起烏目山僧黃宗仰，此公名氣之大，開國前後佛門弟子之中實不作第二人想。革命時期最犀利、最有力

的宣傳品，如鄒容所著的「革命軍」，和章太炎所著的「駁康有為政見書」，輯印成書，封面上便是烏目山僧所題語。辛亥那年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國父偕胡漢民等返抵國門，舟泊吳淞。也是烏目山僧和黃興、陳英士、汪精衛等開國要人直趨吳淞迎迓。由他恭請國父下榻於滬上猶太富商哈同的愛儂園。

黃宗仰又號中央、中央上人、印樛禪師，他是江蘇常熟人，生而聰明穎悟，羣兒罕與倫比。十六歲以前先已博覽羣籍，工詩擅古文，兼及釋家內典，從而大澈大悟，飄然有出塵之想。因此他到常熟縣西北的清涼寺裏出了家。這清涼寺舊名三峯寺，座落在三峯山上。三峯山便是海虞山、海隅山和海巫山，總其名曰三峯山又作烏目山。他的受戒師是密圓和尚，受戒的時間則在出家後五年二十一歲之際。錫名宗仰，自署烏目山僧。

烏目山僧學識淵博，詩文雙絕，又精於繪事，潛心佛理，他的多才多藝，使他聲名大噪，遠近皆知。當猶太富商哈同夫婦經營房地產發了大財，將在上海靜安寺路構建滬上第一座私人園林愛儂園，也就是俗稱「哈同公園」時，哈同的夫人羅迦陵信佛，她特地在園中闢了一座佛堂，禮聘名僧講授梵典。因為久慕烏目山僧之名，虔誠迎他入園主持講座。那一年烏目山僧二十八歲，他應邀抵滬，受到羅迦陵的香花供奉，頂禮膜拜。他在愛儂園幾於一言九鼎，哈同和羅迦陵兩夫婦，祇要他一開尊口，無不言聽計從。

由於哈同、羅迦陵兩夫婦的一再情商挽留，烏目山僧在哈同公園住得相當之久。他雖已剃度為僧，遁入空門，但是對於國家大事，民生疾苦，依然本我佛慈悲之旨，寄予密切注意，備所關懷。到了光緒二十七、八年之交（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庚子亂後，辛丑約成，因清廷的昏庸頹頹，舉措荒謬，國事敗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各國列強，鷹眸虎視，幾有瓜分老大中國之勢。烏目山僧蒿目時艱，以天下蒼生為念，慨然的興起了獻身濟世之志。於是他和旅滬革命志士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蔣智由、蔣維喬、黃炎培、汪德淵、鍾憲鬯、王季同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謀自改造青年思想着手，救亡圖存，發奮自強。中國教育會設在上海泥城橋

福源里，經參加者公推烏目山僧爲會長，後來便成爲滬上強有力的革命機構。同時，這也是章太炎和烏目山僧訂交共事之始。

### 挨了學生幾記鞋掌

到了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帝俄進兵東三省，引起國人大憤。東京留學生鈕永建、秦毓鎰、葉瀾等慷慨激昂，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清廷駐日公使蔡鈞，竟奏准清廷禁止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日本各軍校的中國留學生被迫輟學紛紛回國，在同一期內，上海的南洋公學也發生學潮，全體學生爲了抗議學校當局壓抑禁止學生談論時政，憤然退出。烏目山僧不願這兩批極優秀的青年失學，由他在中國教育會提出建議，獲得一致通過，另設一所「愛國學社」，加以容納。而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絕大部份經費，都是烏目山僧從哈同、羅迦陵夫婦募捐得來的。愛國學社，其後更擁有「東南革命大本營」的美稱。

可是，愛國學社成立，不久以後，「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便產生了嚴重的歧見。章太炎力主學社爲教育會的附屬品，吳稚暉認爲學社是獨立的組織，反之，倒是「中國教育會」的會址，附設於愛國學社之內。學生胡敦復、穆湘瑤、貝壽同、沈步洲等全力支持吳稚暉，雙方相持不決。終於有一天，居然鬧成了大打出手，老師被毆。因爲章太炎平生恃才傲物，氣餒太盛，他口沒遮攔，最愛罵人，使胡敦復等五、六個學生，深覺忍無可忍。便一闕而上，將章太炎手脚抱住，強納他坐在一張椅子裏，由章士釗的介弟章陶年，脫下自己的皮鞋來，用皮鞋底連連的擱了章太炎四五下，擱得章太炎口中流血，罵不成聲。後來還是章士釗聞訊趕來呵止乃弟，迫令向章老師道歉，這才結束了一齣鬧劇。章太炎喫了眼前虧，愛國學社終於也和中國教育會脫離了關係，而且在上海蘇報公開刊出了廣告，宣佈愛國學社自此獨立。

其間，烏目山僧也曾多方調處，極力斡旋，但是終以雙方意見距離太遠，又發生了學生「掌」摑老師的事，無法獲得調協。愛國學社乃與中國教育會正式脫幅，教育會會員在愛國學社任教職的，也相繼退出。另一方面，則由烏目山僧於閏五月初一，在「蘇報」發佈「賀愛國學社之獨立」一文，作為教育會方面對「愛國學社」所刊廣告之答覆。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得出來，烏目山僧和章太炎之間友誼的純摯，關係的密切。

這篇文章刊出的三日後，轟動一時的「蘇報」案發，清吏查禁「蘇報」，大索章太炎、鄒容、程吉甫等。越一日，閏五月初五章太炎被捕下獄。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主要份子，俱在指名通緝之列。烏目山僧當然也未免例外，但他仍堅持留滬，千方百計的設法營救「蘇報」和章太炎、鄒容。不過，清廷決意藉此與大獄，營救無方，自己的危險反倒越來越甚。計出無奈，這位方外的高僧，便也只好亡命出國，烏目山僧東渡赴日，拜謁國父於橫濱，國父留他同寓而住，直到國父再度赴檀香山奔走革命時為止。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上海「蘇報」案漸趨平息，烏目山僧乃返抵滬上，仍舊住在哈同公園裏，作哈同、羅迦陵夫婦的上賓。他為哈同夫婦講道與學，在哈同公園裏成立廣倉學會、倉聖明智大學；常在中外雜誌撰文的蔣君章先生，和名畫家徐悲鴻，往後都會為該校的高才生。辛亥九月十三日（陽曆十一月三日）陳英士響應武昌起義，親率民軍敢死隊，進攻上海製造局。迨上海光復，陳英士和李燮和（民四淪為袁世凱鷹犬，成為洪憲帝制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部下，各欲擁戴其領袖出任滬軍都督，兩方堅持不下。也是由烏目山僧出面，力勸李燮和退守吳淞，担任吳淞分府都督。並由烏目山僧往說哈同，捐獻吳淞分政府軍餉三萬元。

### 一品香章湯成嘉禮

未幾，章太炎從日本賦歸，烏目山僧親往吳淞歡迎，舊友重逢，極感欣慰。烏目山僧力挽章太炎到哈儼園

同住。使章太炎和哈同夫婦一晤之下，頓成莫逆。國父抵步，烏目山僧又親赴吳淞恭迓，哈同夫婦當日曾爲國父大開盛宴，遍邀各界知名人士作陪，席間情緒至爲熱烈。

入民國後的章太炎和烏目山僧，對於參與政治，一熱一冷，迥不相同。烏目山僧認爲滿清鼎革，民國成立，他的獻身濟世之志於願已了，他既然是方外之人，於焉也就廓然歸山，謝絕交際。招待過國父和章太炎後，他便在民國三年復充鎮江金山江天寺首座，閉關編覽十二部經，一直到民國六年方始大功告成。

章太炎則比較熱中政治得多，他一心一意想當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被十七省代表推舉爲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曾有意延攬。但是同盟會的老同志，却對章太炎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欽廉起義洩漏祕密，貽誤戎機，致使舉義功敗垂成一事極不諒解。這一件事如今知者已不多，但却是章太炎所無從諱其言的一次大錯。——光緒三十三年夏秋之間，國父移駐越南河內，主持欽廉起義。由王和順擔任軍事，派日籍同志萱野長知在日購械僱船，直運廣東欽州防城附近的白龍港，接濟義軍，以馮自由駐港負責籌運餉械，傳達消息。諸事已定，舉義在即，殊不料章太炎竟會在東京用民報社的名義，發了一通明碼電報，拍給香港中國日報馮自由，指責萱野所購的槍械是明治十八年造，認爲「械劣難用」，「請停止另購」。馮自由得電後立以密碼電報轉告國父，但是消息已經外洩，運械一事只好中止，欽廉起義也就因而宣告失敗。

國父對於章太炎以明碼電報洩漏軍機大爲不憚，同志更以爲他這是在存心破壞。所以國父的「自述革命經過」一文中，曾有如下一段略而不詳的記載：

「……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

（人漳）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爲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聲）軍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

老同志要跟章太炎算舊賬，抵制章太炎，峻拒他入閣。國父則仍欲聘章太炎爲高等顧問。章太炎以革命名宿自居，憾於不能攪得總長一席，又處在老同志的交加指責之下，他的脾氣本來不好，一旦鬧僵，爽性便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開始在京滬之間大唱反調。妄發什麼「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又揚言推舉民國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極盡挑撥離間，危言聳聽之能事，使同志、國人對他一概嗤之以鼻。章太炎轉覺無趣，便西上武昌，力捧待他頗爲禮重的副總統黎元洪。他原在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上過一次大當，袁世凱給了他一個籌邊使的空頭官誥，章太炎便欣欣然的北上走馬赴任，一直跑到了吉林。因爲無人理睬，鎩羽而歸。可是當袁世凱再「頒予」勳二位，章太炎却又在民國二年五月專程北上受勳。然後興高采烈，得意洋洋的回到上海，以四十五歲之年，而與芳年二十八的吳興湯國黎女士在一品香西餐館成了嘉禮。他戴一頂其高無比的大禮帽，在婚宴席上賦詩一首：

「吾生雖稊米，亦知天地寬；振衣陟高崗，招君雲之端。」

復有謝媒詩一首：

「龍蛇與大陸，雲雨致山河，極目龜山峻，於今有斧柯。」

### 龍泉寺大師失自由

袁世凱抓住章太炎的弱點：只要「賜」他官爵，那就可以招之即來。民國二年六月他却不得袁世凱之賜，翩然自至，章太炎是應北平共和黨人之邀三度北上，時值癸丑二次革命，袁世凱正悍然對南方用兵，他還怕章

太炎在京畿亂發議論，等他一到就命其特務頭子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派人加以監視。不久便被押解到龍泉寺勒令「讀書」，外間遂傳說章太炎下落不明。

章太炎貿貿然的又跑了一次北平，落得身遭軟禁，跟外間不能通音訊，連自己的新婚夫人都未卜其生死。這一段期間他內心的悲憤莫名，焦灼苦悶當然可想得知。他一直被軟禁到民國三年初，袁世凱方始准他見客。烏目山僧立即請人前往探訪，這次朋友回到上海時，却告訴烏目山僧一樁咄咄怪事。

據那位朋友說是，章太炎曾親口向他詳述，他如何在龍泉寺每夜做夢，被邀到陰曹地獄攝理閻羅王聽斷鬼獄。章太炎說：

「起初，是有一天夜裏，我正朦朧然將睡着未睡着。突然之間看見有一名差官，騎高頭大馬，還有一些差役，押一頂官轎，不由分說的把我接了去。接到一個很大的衙門，又有好多人簇擁着我往當中的公座一坐，立刻就有一位像煞判官似的抱了一大堆案卷上來，請我逐件批閱簽押。就跟陽世衙門裏批公事一式一樣，也沒有什麼爲難的地方。我把那一大堆公事全批過了，仍舊由原來的差役轎馬送我回龍泉寺。從這一夜開始，每天夜裏都如此這般，一直要到醒轉來才心知是做了個夢。我也曾在夢中問過那位判官，夜夜拉我到這裏來批公事，究竟是爲了什麼呢？那位判官說是陰曹地府請我攝代閻羅王。我攝代閻羅王前後將及半年，雖然日久生厭，決意不再去了也罷。可是一到夜裏我就身不由己，差官一到我還是硬給他們拖了走，你說這事奇不奇怪？」

那位朋友轉述章太炎的話，有聲有色，繪影繪形，真是像煞有介事，不由人不信。祇不過，烏目山僧對章太炎相交多年，知之甚稔，他又身在空門，精研佛理，對於這個怪異故事仍還有點將信將疑，不敢置信。因爲他和章太炎的交情非泛泛可比。對於章太炎的被幽禁於北平，一向格外關心，曾經遍央友好打聽消息。據他所知，民國二年十月，章太炎因處北平的第一百天，首都檢察廳曾經搜集他在南方所曾發表的「放言高論」，羅

致入罪，因而「決定」對章太炎提起公訴，發出傳票，傳章太炎到檢察廳應訊。章太炎雖不欲和有司對簿公堂，當衆亮相。他只好稱病請求展緩出庭，央求一位日本軍醫官替他開診斷書作證明。在那張診斷書上所列的病名，正是「神經衰弱症」，換言之即爲神經病。

究竟是眞神經，抑或是假神經病？在南方的烏目山僧委實無法判明。然而，在日本軍醫這一紙證明開出去的下一個月，章太炎爲了爭取自由，萬般無奈，他又給陸建章寫了如下的一封信件：

「朗齋（陸建章的號）足下：入都三月，勞君護視。余本光復前驅，中華民國由我創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覷耳！邇來觀察所及，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余亦倦於從事，又迫歲寒。閑居讀書，宜就溫暖，數日內當往青島，與都人士斷絕往來，望傳語衛兵，勞苦相謝。」

信中偏偏還在發：「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之類的牢騷，「余本光復前驅，中華民國由我創造」般炎炎大言。陸建章得此信後當然不願加以理會，信去有如石沉大海。七天後，章太炎乃再向大總統袁世凱哀哀上告，他直接上書袁世凱說：

「大總統執事：幽居京都，憲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青島，以反初服，而養痾疾。抵書警備副司令陸君，以此喻意，七日來終無報命。如何隱忍？以導出疆，雖在異國，不敢謀燕。」

### 瑩地願在劉伯溫旁

因爲這兩封信在章太炎北平被「幽」時期，都曾經在報紙上登過。外加上日本軍醫「神經病」的那一紙診斷，使烏目山僧和章太炎在南邊的朋友都担心着急，不明眞象，無法斷定他究竟瘋了沒有？攝理閻羅王、陰司聽訟的異聞再一傳到南方，大家更其認定章太炎已神志不清，雖不瘋亦不遠矣。烏目山僧正爲章太炎長吁短歎



，深表惋惜。轉眼間到了民國三年六月，章太炎的新婚夫人湯國黎致電袁世凱，有云：

「頃接外子電稱：匯款適足償債，我仍忍飢，六日二粥而已，君來好收吾骨。……外子生性孤傲，久蒙總統海涵，留京全屬保全盛意。惟舊僕被擯，通信又難，深居龍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賜慰諭，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結禱一年，信誓百歲，銜環結草，圖報有日。……」

其後，湯國黎再度上電袁世凱的「相國」徐世昌，懇祈釋放她的夫婿章太炎，電文中且有如下的苦苦哀求之詞，令人深感迫切之情，惶急之狀，讀來令人酸鼻：

「外子好談得失，罔知忌諱，語或輕發，心實無他。自古文人積習，好與勢逆，處境愈困，發言愈狂。屈子憂憤，乃作離騷，賈生痛哭，卒以天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殞，生命誠如鴻毛，特恐道路傳聞，人短氣，轉為大總統盛德之累耳！氏欲晉京侍疾，願氏母年七十，夙嬰癱瘓之疾，動止需人。若乘母北上，何以爲子？不行則外子屢病瀕殆，殊難爲懷。棄母則不孝，遠夫則不義，氏之進退，實爲狼狽。用敢迫切陳詞，惟相國哀而矜之，乞賜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處田間，讀書養氣，以終餘年。則不獨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總統優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間，益當勸令杜門，無輕交接，萬一外子不知戒悔，復及於戾，刀鋸斧鉞，氏甘共之！」

情見乎詞的電報既上，北平方面，袁世凱、徐世昌一概的不理不睬，毫無下文。至此，熱中名利的章太炎，以爲他那一輩子是給袁世凱關定了，重獲自由之念殆已絕望。他便一心等死，拍了個電報給湯國黎，乾脆向她交代起後事來了。

「義不受辱，決心趨死。不必銜悲，亦無須設法。爲告蟄仙，於青田劉文成墓旁求一曠地足矣！」

蟄仙，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浙江都督，交通總長湯壽潛的號。青田劉文成，便是明初的誠意伯劉伯溫，名基

卒以文成爲謚。章太炎遺囑將他遺骸葬在劉伯溫的墓旁，那是他相信劉伯溫看的風水一定很好。

洪憲稱帝，雲南起義護國，袁世凱四面楚歌，備受中外輿論指責，他終於取銷帝制，作法自斃。民國五年六月六日病逝北平新華宮，洪憲鬧劇告終，章太炎也從龍泉寺裏被放了出來。就由於蘇報案的下獄，和龍泉寺之被「幽」，使他成爲名滿天下，舉國皆知的鋒頭人物。他自北平南旋，受到各界人士熱烈歡迎，儼然也是反帝制討袁的健將之一。

### 陰曹地府所聞所見

章太炎脫險回南後，除了家人妻子以外，頭一個急着要去探望的朋友便是烏目山僧。老友「劫後」把晤，回首前塵，恍如隔世。一連幾天劇談，烏目山僧少不了要問起：當年你說得歷歷如繪，煞有介事的權攝閻羅，陰曹聽訟是否真有其事呢？章太炎聽得烏目山僧這麼問時，頓時便正色的回答，以下卽爲章太炎的自述：

這事可是千真萬確，絕對不假。就在去年十二月初，我陰司聽訟一事又有新的發展。有一天夜裏，我夢到有人送一張請帖來請我去喫中飯。帖子上具名的赫然竟是王鑿。（筆者註：王鑿，字濟之，蘇州人。明成化年間鄉會試皆第一，是明代蘇州名狀元、名相，頗有直聲，卒謚文恪。姑蘇志卽由渠所修。）

我被來使邀到門外，見已備就一輛馬車，乘車到王鑿的公館，看見在座的賓客還有魏人夏侯玄（筆者註：三國魏將夏侯淵的姪孫，少有令名，弱冠卽爲散騎侍郎，因參與密謀誅司馬懿，事洩被殺，臨斬東市，顏色不改。三國志稱許夏侯玄規格局度，負一時之重望。）還有宋人梅堯臣（筆者按：梅堯臣字聖俞，工詩，深遠古淡，歐陽修與之爲詩友，曾自以爲不及。宋仁宗時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卒。）

除了魏人夏侯玄，宋人梅堯臣外，還有印度人和歐洲人，因此主人王鑿那天是請我們喫西餐。我在席間曾

經問過王公：

「讀歷史，深知先生明德，但是在下從來不曾和先生交際應酬過。如今蒙先生召宴，不曉得是爲了什麼緣故，使在下心中不無疑惑。」

王鑿告訴章太炎說：

「我們算是同事，因爲我和先生一道批閱公文。梅堯臣先生是總稽察，我們都是裁判官，裁判官一共有九位，分別担任世界五大洲的陰司訴訟，我和先生是負責東亞方面的。」

章太炎聽了便再追問王鑿道：

「我聽說生死爲壽祚所限，輪迴則因業力所牽。連大自在天都不能夠加以主宰，何況是我們呢？」

梅堯臣却插嘴進來回答他說：

「生死輪迴，本來是沒有人可以作主的，我們這裏也是僅祇接受訴訟，只能傳訊、逮捕鬼魂。鬼魂被傳訊的還不止於死，一遭逮捕那就死定了。鬼魂被逮捕後經過我們判決處分，直到期滿釋放，釋放以後再入輪迴另外投生。所以認真的說起來，即使是我們也不能說是爲那『生死輪迴』做主。」

章太炎說：他聽到梅堯臣的解釋後，覺得他那個說法跟佛法頗爲脗合，比起世俗所傳的輪迴生死由閻羅王作主並不相同。因此他又想起了一件事來問道：

「陰司地獄裏有鐵牀銅柱的酷刑，這又是由誰加以制定的呢？」

在座的夏侯玄、梅堯臣等便一一向他說明：閻羅王殿上根本就沒有所謂制定法律，設置刑具的人。所謂鐵牀銅柱的酷刑，純係子虛烏有。我們受任陰司諸職，也是由閻浮提出人選，經過公舉而定，並無任命之人。所用的法律，則漢唐明清和歐西、日本兼而採行。鬼魂罪孽深重的，便罰他禁錮一劫，輕者禁錮一百年，一應管

杖和死刑，都在所不取。起初我們也曾懷疑獄卒會用私刑凌虐鬼魂，但經派員調查，都說並無其事。祇不過刑期屆滿的鬼魂們說：他們確曾受過銅柱鐵牀的折磨，真象究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章太炎聽到這裏，便向在座諸人建議的說：

「獄卒使用私刑，不是派人調查所可以查得出來的。我既來此，很想和諸公共同致力，除掉這一大弊害，不知諸公意下以爲如何？」

王鑒當下欣然贊可的說：

「好哇，其實我早就有這個心願了。」

### 銅柱鐵牀是否可免

章太炎說：那日赴宴，所談的就到這裏爲止。第二天他又夢見到陰司辦事，從這一天開始，經常都做這樣的夢，唯有星期日例外，他在陰司聽訟，所判的都不是什麼重大案件，無非械鬥、謀殺、詐欺、騙財一類的案件居多。時日一久，夜夢頻頻，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勝其煩。去年臘月一月之間，他連續夢入陰司聽訟二十次。有一天他在白天寫了張請假條，向天焚化，請一次假，那天夜裏果然不曾夢到差官來請，但是第二天却又被請往陰司。章太炎告訴烏目山僧，當時他已連續做了四個月的陰司聽訟之夢，大有欲罷不能之概。

關於如何解除鬼魂在陰司地獄，受諸般酷刑之苦？章太炎說他曾有一天將全部獄卒統統換掉，再親自去問那些陰司地獄的鬼魂囚徒。囚徒們向他傾訴確有鐵牀銅柱酷刑之苦，章太炎便問刑具何在？那些囚徒伸指給他看，他却又一無所見。因此使他恍然大悟，佛家本來是說由化而現，並非有誰強迫囚徒受刑，祇不過是罪人的孽力所現而已。從而令他悟及，他的夜夜夢爲閻羅王，也是一種孽感。所以當年春天他聽人說服食人參可以安

定內臟，他便每天服食人參，並在晚飯之後靜坐觀心一小時多。希望能夠免却此夢，却是毫無作用，因此他便每夜赴陰司聽訟如故。

烏目山僧聽章太炎源原本，盡情傾吐，他也認為這是非夷所聞的咄咄怪事，却是其真實性彷彿不容置疑。他為鄭重起見，曾經請章太炎將全部經過，親筆記下，以便留此存照。章太炎倒也欣然如命，他隨即寫了一封信給烏目山僧，備述經過，一字不隱。這一封極珍貴的文獻便留在烏目山僧那裏，不過由於烏目山僧閉關覽經，而於民國八年六月出關以後，他的面貌和性情丕然一變，他尊軀發胖得厲害，使舊日友好乍相見時都認不出他來了。同時他遊興大發，豪興大減，他曾遍歷匡廬、黃山、九華、雁蕩與天台諸名山，和昔日友好則多半隔絕，不通音問，對於當權秉政的衰衰諸公尤其不喜接近，唯有和章太炎算是例外，一雙老友不時相晤，談佛說偈，仍然維持曩昔的友誼。所以章太炎的這一封信見者不多，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烏目山僧圓寂於南京棲霞寺，得年五十七歲。七年後黨國元老馮自由聽說有這麼一件異聞，曾以老友身份訪章太炎於同孚路同福里滬寓，當面詢及，章太炎仍然直承不諱，又向馮自由說了一遍他赴陰司聽訟的經過詳情。民國二十五年烏目山僧的弟子為乃師籌建寶塔以留永久紀念，章太炎時年六十六歲，他在病中為烏目山僧撰一塔銘，銘曰：

彼世如蠅，菌算腐然。公逃於僧，未張不恆。見龍在陸，戎狄之膺。漢道既升，歸而担簦。凄然如冰，嗚呼禪師！斯所以為：如來飛歟！

塔成，章太炎本人也一病不起，他死在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在未得病前先有遺言：「設使異族入主中夏，後世子孫永不得受其官祿！」後在逝世前一月，致書蔣委員長，痛陳抗戰禦侮大計，辭意激切。蔣委員長且曾覆書嘉勉。